

華陽國志卷之五

晉散騎常侍導江常

璩道將撰

明姑孰古繁李一公閣

生甫考訂

滇昆明 苗裔昌心印甫

關中 胡希舜願玄甫

雲間 朱長芳幼馨甫

楚晴川 王 袵章甫父

南州 李曰輔元卿甫全梓

關中後學胡廷器含素甫校
成都後學賀登瀛南之甫

公孫述劉二牧志

先主命史立典遠則經紀人倫三才炳煥物品章
矣然而有志之士猶敢議論於鄉校之下芻蕘
之人加之謔誦於林野之中管窺瞽言君子有
採所以綜核群善休風惟照也公孫述劉牧二
主之廢興存亡漢書國志固以詳矣統之州部
物有條貫必申斯篇者格之前憲左氏素臣之
功王侯之載籍也而八國之語作焉五傳淵邃
大義洋洋聖人之微言也而八覽之書興焉苟
在宜稱雖道同世出一事身見遊精博志無嫌
其繁矣漢十二世孝平皇帝祚短促國統三
絕孝元后兄子安漢公新都侯魏郡王莽篡盜
稱天子改天下郡守為卒正又改蜀郡為導江
遷故中散大夫茂陵公孫述字子陽為導江卒
正治臨邛而劉辟起兵廣漢更始劉聖公在南
陽述欲應之會宗成垣副王岑等作亂述率吏
民拒禦之所在討破作圍守防遏逸越斬首萬
計遂據成都威有巴漢政治嚴刻民不為非更
始誅王莽都關中為赤眉賊所敗

後漢作八
子系

建武元年世祖光武皇帝即位河北述夢人謂已
曰公子系十二為期述以語婦婦曰朝聞道夕
死尚可何況十二乎會夏四月龍出府殿前以
為瑞應述遂稱皇帝號大成建元龍興以莽尚
黃乃服色尚白自以興西方為金行也以功曹
李熊為大司徒巴部任滿為大司空弟恢為太
尉具置百官造十層赤樓帛蘭改益州為司隸
蜀郡為成都尹時世祖方平河北而荆邯廷牙
並歸述盡有益州置鐵錢官廢銅錢百姓

後漢作張隆

不行蜀中童謠曰黃牛白腹五銖當復謂莽黃
牛述為白腹五銖漢錢言漢當復也故主簿李
隆常少數諫述歸帝稱藩述不納天水隗囂亦
據隴連述蜀土清晏述乃移檄中國稱引圖緯
以惑眾世祖報曰西狩獲麟識曰乙子卯金即
乙未歲授劉氏非西方之守也光廢昌帝立子
公孫即霍光廢昌邑王立孝宣帝也黃帝姓公
孫自以土德君所知也漢家九百二十歲以蒙
孫亡受以承相其名當塗高高豈君身耶吾自

繼祖而興不稱受命求漢之斷莫過王莽近張
滿作惡兵圍得之歎曰為天文所誤恐君復誤
也又使述舊交馬援喻述述不從

荊邯說述曰昔湯以七十里王天下文王方百里
臣諸侯其次漢祖敗而復征傷瘵復戰故能禽
秦亡楚以弱為強况今地方數千杖戟百萬天
下之心未有所歸不東出荊門北陵關隴與之
進取則王業不全子孫不久安也述悅之乃出
軍荊門陳倉欲震盪秦楚多改易郡縣分封

第淫恣過度然國富民殷戶百餘萬世祖素違
加兵與述及隗囂書輒署公孫皇帝

七年詔背漢降述述封為王厚資給之

十年世祖命大司馬吳漢與大司徒鄧禹討隴平
隴右述聞而惡之城東素有秦時空倉述更名
白帝倉使人宣言白帝倉暴出米巨萬公卿以
下及國人就視之無米述曰倉去此數里虛妄
如此隗王在數千里外言破壞真不然矣

十一年世祖命征南大將軍岑彭自荊門沂江征

述又遣中即將來歙及述舊交馬援奉詔諭述
隆少諫令服從述怒曰自古來有降天子乎尚
書解文卿大夫鄭文伯初亦諫述繫之暴室
六年二子幽死自是莫有言者

彭破述荆門關及沔關徑至彭亡述使刺客刺殺
彭由是改彭亡曰平無言無賊也又使刺客刺
殺歙於武都世祖重遣吳漢與劉尚征述又遣
臧宮從斜谷道入述使妹婿延牙距宮大司徒
謝豐距漢連戰輒北漢到城下軍其江橋及其

少城豐在廣都牙引水灌成都謂曰事當柰何
牙對曰男兒貴死中求生敗中求成無愛財物
也述乃大發金帛開門募兵得五千餘人以配
牙牙告漢戰因偽遣鼓角麾熾渡市橋漢兵爭
觀牙因放奇兵擊漢大破之漢溺水緣馬尾至
益底得出後官兵已至北門述復城守占書曰
虜死城下述以為漢等是虜乃自出戰述當漢
牙當宮大戰牙殺官兵數百三合三勝士卒氣
驕漢益鼓之自旦至日中饑不得食倦不得息

日暎後述兵敗漢騎士高平以戟刺述中頭即墜烏叩心者數十人都知是述前取其首牙等悵然還城吏民窮急即夜開門出降漢盡誅公孫氏及牙等諸將帥二十餘人放兵大掠多所殘害是歲十二年也

漢搜求隱逸旌表忠義以述臣常少李隆忠諫表憤病死表更遷塋贈以漢卿官蜀郡王皓王嘉廣漢李業刎首死節表其門閭捷為朱遵絆馬死戰贈以將軍為之立祠費貽任永君業馮信等閉門素隱公車特徵文齊守義益州封為列侯董鈞習禮明經貢為博士程烏李育本有才幹擢而用之於是西土宅心莫不鳧藻

建武十八年刺史郡守撫卹失和蜀郡史歆怨吳漢之殘掠蜀也擁郡自保世祖以天下始平民未忘兵而歆倡之事宜必克復遣漢平蜀多行誅戮世祖誚讓於漢漢深陳謝自是守藩供職自建武至乎中平垂二百載府盈西南之貨朝多華岷之士矣

漢二十二世孝靈皇帝政治衰缺王室多故太常
竟陵劉焉字君郎字即建議言刺史太守貨賂為官
割剥百姓以致離叛可選清名重臣以為牧伯
鎮安方夏焉內求州牧以避世難侍中廣漢董
扶私於焉曰京都將亂益州分野有天子氣焉
惑之意在益州會刺史河南都儉賦歛繁擾流
言遠聞而并州殺刺史張壹涼州殺刺史耿鄙
馬議得行漢帝將徵儉加刑以焉為監軍使尋
領益州牧董扶亦求為蜀西部都尉太倉令巴
郡趙韙去官從焉來西

中平元年涼州黃巾逆賊馬相趙祗等聚眾綿竹
殺縣令李升募疲役之民一二日中得數千人
遣王饒趙播等進攻雒城殺刺史儉并下屬郡
犍為旬月之間破壞三郡相自稱天子眾以萬
數又別破巴郡殺太守趙韙部州從事賈龍素
領家兵在犍為之青衣率吏民攻相破滅之州
界清淨龍乃選吏卒迎焉焉既到州移治綿竹
撫納離叛務行小惠時南陽三輔民數萬家避

地入蜀為恣饒之引為黨與號東州士遣張魯
斷北道枉誅大姓巴郡太守王咸李權等十餘
人以立威刑前後左右部司馬掾四軍統兵位
皆二千石

漢獻帝初平二年掾為太守任岐與賈龍惡焉之
陰圖異計也舉兵攻焉燒成都邑下為禦之東
州人多為致力遂克岐龍焉意盛乃造乘輿車
服千餘僭擬至尊焉長子範為左中郎將仲子
誕治書御史季子璋奉車都尉皆從獻帝都長
安惟叔子別部司馬瑁隨焉焉聞相者相陳留
吳懿妹當大貴為瑁娉之荊州牧山陽劉表上
焉有子夏在西河疑聖人論帝遣璋曉喻焉焉
留璋不遣反

四年征西將軍馬騰自郿與焉範通謀襲長安治
中從事廣漢王商亟諫不從謀泄範誕受誅議
即河南龐羲以通家持範誕諸子入蜀而天火
燒焉車乘蕩盡延及民家

興平元年焉徙治成都既痛二子又感祲灾疽彘

背卒州帳下司馬趙躡治中從事王商等貪璋
温仁共表代又京師大亂不能更遣天子除璋
監軍使者領益州牧以躡為征東中郎將率眾
征劉表

璋字季玉既襲位懦弱少斷張魯稍驕於漢中巴
夷杜濩朴胡表約等叛詣魯璋怒殺魯母弟遣
和德中郎將龐羲討魯不克巴人日叛乃以羲
為巴郡太守屯閬中禦魯羲以宜須兵衛輒召
漢昌賓民為兵或構羲於璋璋與之情好攜隙
趙躡毀進諫不從亦志恨也

建安五年趙躡起兵數萬將以攻璋璋逆擊之
明年躡破敗羲懼遣吏程郁宣旨於郁文漢昌令
畿索益賓兵畿曰郡合部曲本不為亂縱有讒
諛要在盡誠遂懷異志非所聞也羲令郁重往
畿曰我受牧恩當為盡節汝自郡吏宜念効力
不義之事莫有二意義恨之使人告曰不從太
守家將及禍畿曰昔樂羊食子非無父子之恩
大義然也今雖烹子畿飲之矣羲乃厚謝於璋

璋善畿遷為江陽太守

十年璋聞曹公將征荊州遣中郎將河內陰溱致
敬公表加璋振威將軍兄瑁平寇將軍

十二年璋復遣別駕從事蜀郡張肅送叟兵三百
人并雜御物公辟肅為掾拜廣漢太守

十三年仍遣肅弟松為別駕詣公公時已定荊州
追劉主不存禮松加表望不足但拜越巂比蘇
令松以是怨公會公軍不利兼以疫病而劉主
尋取荊州松還疵毀曹公勸璋自絕因說璋曰

劉豫州使君之肺腑更可與通時扶風法正字
孝直留客在蜀不見禮恨望松亦以身抱利器
付璋不足與有為常與正竊歎息松舉正可使
交好劉主璋從之使正將命正佯為不得已行
又遣正同郡孟達將兵助劉主守禦前後賂遺
無限

十六年璋聞曹公將遣司隸校尉鍾繇伐張魯有
懼心松進曰曹公兵彊無敵天下若因張魯之
資以向蜀土誰能禦之者乎璋曰吾固憂之而

未有計松對曰劉豫州使君之宗室而曹公之
深讎也善用兵使之伐魯魯必破破魯則益州
疆曹公雖來無為也且州中諸將龐羲李異等
皆恃功驕豪欲有外意不得豫州則敵攻其外
民叛於內必敗之道也璋然之復遣法正迎劉
先主主簿巴西黃權諫曰左將軍有驍名今請
到欲以部曲遇之則不滿其心欲以賓客待之
則一國不容二君客有泰山之安則主有累卵
之危璋不聽從事廣漢王累倒懸於州門以死
諫璋璋一無所納正既宣旨陰獻策曰以明將
軍之英才乘劉牧之懦弱張松之股肱以響應
於內然後資益州之富憑天府之險謀以此成帝
業猶反手也劉主大悅乃留軍師中即將諸葛
亮將軍關羽張飛鎮荊州率萬人泝江西上璋
初勅所在供奉入境如歸劉主至巴郡巴郡嚴
顏拊心歎曰此所謂獨坐窮山放虎自衛者也
劉主由巴水達涪

璋往見之松復令正白劉主曰今因此會便可執

璋則將軍無用兵之勞坐定一州也軍師中郎
將襄陽龐統亦言之劉主曰此大事也初入他
國恩信未著不可倉卒歡飲百餘日璋推劉主
行大司馬司隸校尉劉主推璋行鎮西大將軍
領牧如故益劉主兵使伐張魯又令督白水軍
并三萬軍車甲精實而別璋還州劉主次葭萌
厚樹恩德以收衆心

十七年曹公征吳吳主孫權呼劉主自救劉主貽
璋書曰孫氏與孤本為唇齒今樂進在清泥與
關羽相拒不生赴救進必大克轉侵州界其憂
有甚於魯魯自守之賊不足慮也求益萬兵及
資寶璋但許四千他物半給張松書與劉主及
法正曰今大事垂可立如何釋此去乎松兄廣
漢太守肅懼禍及已白璋露松謀璋殺松劉主
歎曰君矯殺吾內主乎嫌隙始構璋勅諸關守
不內劉主龐統說曰陰選精兵晝夜兼行徑襲
成都璋既不武又無素豫一舉而定此上計也
揚懷高沛璋之名將各仗強兵據守關頭數有

賤諫璋遣將軍還將軍遣與相聞說當東歸并
使速裝二子既服將軍名又嘉將軍去必乘輕
騎來見將軍因此執之進取其兵乃向成都此
中計也退還白帝連引荊州徐還圖之此下計
也劉主然其中計即斬懷等遣將黃忠卓膺魏
延等勒兵前行梓潼令南陽王連固城堅守劉
主義之不逼攻也進據涪城置酒作樂謂龐統
曰今日之會可謂樂矣統對曰伐人之國而以
為歡非仁者也劉主曰武王伐紂前歌後舞豈
非仁也統退出劉主尋請還謂曰向者之談何
誰為失統曰君臣俱失

十八年璋遣將劉瓚冷苞張任鄧賢吳懿等拒劉
主於涪皆破敗還保綿竹縣令懿詣軍降拜討
逆將軍

初劉主之南伐也廣漢鄭度說璋曰左將軍懸軍
襲我衆不滿萬百姓未附野穀是資計莫若驅
巴西梓潼民由涪水以南其倉廩野穀一皆燒
除高壘深溝靜以待之彼請戰不許又無所資

不過百日必禽矣先主聞而惡之法正曰璋終
不能用無所憂也璋果謂羣下曰吾聞拒敵以
安民未聞動民以避敵縙度不用故劉主所至
有資進攻綿竹璋復遣護軍南陽李嚴江夏費
觀等督綿竹軍嚴觀率衆降同拜裨將軍進圍
璋子循於雒城

十九年關羽統荊州事諸葛亮張飛趙雲等泝江
降下巴東入巴郡巴西郡太守巴西趙祿拒守飛
攻破之獲將軍嚴顏謂曰大軍至何以不降敢
逆戰顏對曰卿等無狀侵奪我州我州但有斷
頭將軍無降將軍也飛怒曰牽去斫頭顏正色
曰斫頭便斫何為怒也飛義之引為賓客
趙雲自江州分定江陽犍為飛攻巴西亮定德陽
巴西功曹龔諶迎飛璋帳下司馬蜀郡張裔距
亮敗于栢下裔退還

夏劉主克雒城與飛等合圍成都而偏將軍扶風
馬超率衆自漢中請降劉主遣建寧督李恢迎
超超徑至璋震恐所署蜀郡太守汝南許靖踰

城出降璋知不敢誅被圍數十日城中有精兵
三萬穀支一年衆咸欲力戰璋曰父子在州二
十餘年無恩德以加百姓攻戰三年肌膚草野
以璋故也何以能安遂遣張裔奉使詣劉主主
許裔禮其君而安其民劉主又遣從事中郎涿
郡簡雍說璋璋素推敬雍遂與同輿而出降吏
民莫不歔歔泣涕劉主復其所佩振威將軍印
綬還其財物遷璋於南郡之江安吳主孫權之
取荊州也以璋為益州刺史劉主東征璋還吳

卒也

譔曰公孫述藉導江之資值王莽之害民莫援者
得跨巴蜀而欺天罔物自取滅亡者也然祇夢
告然斯數有極奉身歸順猶可以免矜愚遂非
何其頑哉劉焉器非英傑圖射僥倖璋才非人
雄據土亂世其見奪取陳子以為非不幸也昔
齊侯曠晉魯之使旋蒙易乘之困魏君賤公叔
之侍人亦受割地之辱量才懷遠誠君子之先
略也觀劉璋曹公之侮慢法正張松二憾既微

同怨相濟或家國覆亡或三分天下古人一饋
卜起輟沐揮洗良有以也

華陽國志卷之五

晉散騎常侍導江常璩道將撰

明姑孰李一公闇生甫考訂

滇昆明 苗裔昌心印甫

關中 胡希舜順玄甫

雲間 朱長芳幼馨甫

楚晴川 王 珍章甫父

南州 李曰輔元卿甫全梓

關中後學胡廷器含素甫校
成都後學賀登瀛南之甫校

劉先主志

先主諱備字玄德涿郡涿縣人漢景帝中山靖王
勝後也勝子貞元狩六年封涿縣陸城亭侯因
家焉祖父雄察孝廉為東郡范令父弘早亡先
主幼孤其母販履織席自業舍東南角籬上有
桑樹生高五丈餘遙望童童如車蓋人皆異之
或謂當出貴人先主少時與宗中諸兒戲於樹
下言吾必乘此羽葆蓋車叔父子敬謂曰汝勿
妄言滅吾門也年十五母遣行學與宗人劉德
然遼西公孫瓚俱事故九江太守同郡盧子幹
德然父元起常資給先主與德然等元起妻曰
各自一家何能常爾起曰宗中言此兒非常人
也而瓚深與先主善瓚年長先主兄事之喜狗
馬音樂美衣服長七尺五寸垂臂下膝顧自見
耳能下人喜怒不形於色善交結豪俠年少爭
附之中山大商張世平蘇雙等見而奇之多與
之金先主由是得合徒眾河東關羽雲長同郡
張飛益德並以壯烈為之禦侮先主與二子寢
則同床食則共器恩若弟兄然於稠人廣眾中

侍立終日

中平元年從校尉鄒靖討黃巾賊有功除安喜尉
求謁督郵不得乃入縛執之杖二百以綬繫督
郵頭頸着馬柳柱委官亡命頃之應大將軍何
進募有功除下密丞復為高唐尉遷為令瓚為
中郎將表先主為別部司馬拒冀州牧袁紹數
有戰功守平原令進領平原相郡民劉平恥為
之下使客刺之客服其德告之而去北海相魯
國孔融為黃巾賊所圍使太史慈求救於先主
先主曰孔文舉聞天下有劉備乎以兵救之廣
陵太守下邳陳登元龍太尉球孫也有德有雋才輕
天下士謂功曹陳矯曰閨門雍穆有行吾敬陳
元方父子冰清玉潔有德有言吾敬華子魚博
聞強識奇偉卓犖吾敬孔文舉雄姿桀出有王
霸之畧吾敬劉玄德名器盡此

徐州牧陶謙表先主為豫州刺史徐州牧陶謙病
篤謂別駕東海糜竺曰非劉備不能安此州也
謙卒竺率州人迎先主先主未許廣陵太守下

邳陳登進曰今漢室陵遲海內傾覆立功立事
在今日鄙州殷富戶口百萬欲屈使君撫臨州
事先主曰袁公略近在壽春此君四世三公海
內所歸可以州與之登曰公路驕豪非治亂之
主今欲為使君合步騎十萬上可以匡主濟民
成五霸之業下可以割地守境書功於竹帛若
使君不見聽許登亦未敢聽使君也北海相孔
融謂先主曰袁術豈憂國忘家者耶塚中枯骨
何足介意今日之事百姓與能天與不取悔不
可追先主遂領徐州牧

建安元年曹公表為鎮東將軍封宜城亭侯先主
與袁術相拒而下邳守將曹豹叛為呂布所敗
先主失妻子轉軍海內糜竺進妹為夫人及奴
客二千金銀寶物資之先主因而獲振連和於
布布還其妻子先主眾萬餘移軍小沛布惡之
自攻先主先主歸曹公公以為豫州牧益其軍
使伐布失利布將高順復虜先主妻子送布公
使夏侯惇助先主不能克

三年公自征布生禽之布曰使布為明公將騎天下不足定也公有疑色先主曰公待布能如丁建陽董太師乎公領之布目先主曰大耳兒最叵信者也遂殺布

先主還得妻子從公還許為左將軍公禮之甚重出則同輿坐則同席又拜關羽張飛皆中郎將公謀臣程昱郭嘉勸公殺先主公慮失英豪望不許

袁術自淮南欲經徐州北就袁紹獻帝舅車騎將軍董承受帝衣帶中密詔當殺公承先與先主及長水校尉种輯將軍吳子蘭王子服等同謀以將行未發公從容謂先主曰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本初之徒不足數也先主方食失匕箸會大震雷先主曰聖人言迅雷風烈必變良有以也一震之威乃至於此也公亦悔失言先主還沛解公使覘之見其方披蓆使斲人為之不端正舉杵擊之公曰大耳翁未之覺也其夜先主急東行昱嘉復言之公馳使追之不及先主

遂殺徐州刺史車胄以叛留關羽行下邳太守
事身還小沛而承等謀洩受誅先主衆數萬遣
從事北海孫乾自結於袁紹公遣將軍劉岱王
忠擊之不克

五年公東征先主先主敗績妻子及關羽見獲先
主奔青州刺史袁譚奉迎道路馳以白父紹紹
自出鄆二百里與先主相見公壯羽勇銳拜偏
將軍初羽隨先主從公圍呂布於濮陽時秦宜
祿為布求救於張揚張揚啓公妻無子下城乞納

宜祿妻公許之及至城門復白公疑其有他自
納之後先主與公獵羽欲於獵中殺公先主為
天下惜不聽故羽常懷懼公察其神不安使將
軍張遼以情問之羽歎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
然吾受劉將軍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要當立
効以報曹公公聞而義之

是歲紹征官渡遣梟將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
白馬公使遼羽為先鋒羽望見良麾蓋策馬刺
良於萬軍中斬其首還紹將莫敵遂解延圍公

即表封羽漢壽亭侯重加賞賜羽盡封其物拜書告辭而歸先主左右欲追之公曰彼各有主先主說紹南連荊州牧劉表紹遣將其卒兵至汝南公使將蔡楊擊之先主謂曰吾勢雖不便汝等百萬來未如吾何曹孟德單車來吾自去楊等必戰為先主所殺

公既破紹自南征汝南先主遣糜竺孫乾詣劉表表郊迎之待以上賓使屯新野潁川徐元直致卿瑯諸葛亮曰孔明臥龍也將軍願見之乎先

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先主遂造亮凡三因屏人曰漢室傾頽奸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蹶至於今日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對曰自董卓以來豪傑并起跨州連郡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衆寡然遂能克紹以弱為強雖云天時抑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也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

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與為援而不可圖也荆
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
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殆天所以資將軍也益
璋闇弱張魯在北國富民殷而不知卹賢能之
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
總覽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險阻西
和諸戎南撫夷越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
變命一上將將荆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
益州之衆出於秦川天下孰不箠食壺漿以迎
將軍者乎如此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先主
曰善與亮情好日密自以為猶魚得水也

十三年表卒少子琮襲位曹公南征琮遣使請降
先主屯樊不知曹公卒至至宛先主乃知遂將
其衆去比到當陽衆十餘萬人車毀千輛日行
十餘里別遣關羽乘舡會江陵或謂先主曰宜
速行雖擁大衆被甲者少曹公軍至何以禦之
先主曰夫濟大事以人為本今人歸吾何忍弃

之

公以江陵有軍實恐先至據之乃釋輜重以輕騎
五千追先主一日一夜行三百里及於當陽之
長坂先主棄妻子與諸葛亮張飛等數十騎走
公盡獲其民衆急追先主張飛據水斷橋橫馬
案矛曰我張益德也可來決死公徒乃止

先主科趨漢津適與羽舡會而趙雲自抱先主弱

子後主及擁先主甘夫人相及濟江亮曰事急
矣請奉命求敘於孫將軍時權軍柴桑既服先
主大名又悅亮奇雅即遣周瑜程普水軍三萬
助先主拒曹公大破公軍於赤壁焚其舡舟公
引軍北歸先主以劉表長子江夏太守琦為荆
州刺史

先主南平四郡武陵太守金旋長沙太守韓玄桂
陽太守趙範零陵太守劉度皆降廬江雷緒率
部曲數萬口詣顙

琦病死先主領荊州牧治公安孫權進妹恩好綢
繆以亮為軍師中郎將督南三郡事以關羽為

盪寇將軍領襄陽太守往江北張飛為征虜將軍宜都太守

初先主之敗東走也徑往鄂無土地關羽責之曰早從獵中言無今日先主曰安知此不為福也及得荊州復有人衆孫權遣使求共伐蜀又曰雅頌下補以隆成為一家諸葛孔明母兄在吳可令相并主簿殷觀曰若為吳先驅大事去矣今但可讚之言新據諸郡未可以動彼必不越我而有蜀也先主乃報曰益州不明得罪左右庶幾將軍高義上匡漢朝下輔宗室若必尋干戈備將放髮於山林未敢聞命權果輟計遷觀別駕十六年益州牧劉璋遣法正迎備遂西入益州

建安十九年先主克蜀蜀中豐富盛樂置酒大會饗食三軍取蜀城中民金銀須賜將士還其穀帛賜諸葛亮法正關羽張飛金五百斤銀千斤錢五十萬錦萬疋其餘各有差以亮為軍師將軍署左將軍府事正揚武將軍蜀郡太守關羽督荊州事張飛為巴西太守馬超平西將軍不

用許靖法正說曰有獲虎譽而無實者靖也然其浮名稱播海內人將謂公輕士乃以為長史龐羲為司馬李嚴為掾為太守費觀為巴郡太守徵益州太守南郡董和掌軍中郎太守漢嘉王謀為別駕廣漢彭義為治中辟零陵劉巴為西曹掾廣漢長黃權為偏將軍於是亮為股肱正為謀主羽飛超為爪牙靖羲及糜竺簡雍孫乾山陽伊籍為賓友和嚴權本劉璋所授用也吳懿費觀璋之婚親也彭義璋所排擯也劉巴之所宿恨也皆處之顯位盡其器能有志之士無不競勸

詳下勸先主納劉瑁妻先主嫌其同族法正曰論其親疏何與晉文之於子圉乎從之正既臨郡睚眦之怨一食之惠無不報復或謂諸葛亮曰法正蜀郡太縱橫將軍宜啓主公亮曰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操之強東憚孫權之逼內慮孫夫人興變於肘腋之下孝直為輔翼遂翻飛翺翔不可復制如何禁法使不得行其志也

孫夫人才健剛猛有諸兄風侍婢百人皆杖劍侍
立先主每下車心常凜凜正勸先主還之

二十年孫權使使報先主欲得荊州先主報曰吾
方圖涼州涼州定以荊州相與孫權怒遣呂蒙
襲奪長沙零陵桂陽三郡先主下公安令關羽
入益陽會曹公入漢中張魯定巴西黃權進曰
若失漢中則三巴不振此割蜀人股臂也於是
先主與吳連和分荊州江夏長沙桂陽東屬南
郡零陵武陽西屬引軍還江夏以權為護軍迎

魯魯已北降曹公權破公所署三巴太守杜濩
朴胡表約等公留征西將軍夏侯淵益州刺史
趙顯及張郃守漢中公東還郃數犯掠巴界先
主率張飛等進軍宕渠之蒙頭拒郃相持五十
餘日飛從他道邀郃戰於陽石遂大破郃軍郃
失馬緣山獨與麾下十餘人從間道還南也
二十一年先主還成都

二十二年蜀郡太守法正進曰曹操一舉降張魯
定漢中不因此勢以圖巴蜀而留淵郃身遽北

還非智不逮力不足將內有憂逼耳今筭淵郤才略不勝我將率舉衆往討則必可擒天以與我時不可失也先主從之以問儒林校尉巴西周群群對曰當得其地不得其民若出偏軍必不利先主遂行諸葛亮居守足食足兵也

二十三年先主急書發兵軍師亮以問從事掾為揚洪洪對曰漢中蜀之喉咽存亡之機若無漢中則無蜀矣此家門之禍男子當戰女子當運發兵何疑亮以法正從行曰先主以洪領蜀郡

太守後遂即真初洪為掾為太守李嚴功曹去郡數年已為蜀郡嚴故在職而蜀郡何祇為洪門下書佐去郡數年已為廣漢太守洪故在官是以西土咸服亮之能攬拔英秀也後洪祇俱會亮門下洪謂祇曰君馬何駛祇對曰故吏馬不為駛明府馬不進耳

二十四年先主定漢中斬夏侯淵張郃率吏民內徙先主遣將吳蘭雷同一武都皆沒乃舉羣茂才時州後部司馬張裕亦知占術坐漏言言先

主得蜀寅卯之間當失漢四年在庚子誅
曹公為魏王王西征聞法正策曰固知玄德不辦
此又曰吾收奸雄略盡獨不得正邪

群下上先主為漢中王大司馬以許靖為太傅法
正為尚書令零陵賴恭為太常南陽黃權為光
祿勳王謀為少府武陵廖立為侍中關羽為前
將軍張飛為右將軍馬超為左將軍皆假節鉞
又以黃忠為後將軍趙雲翊軍將軍其餘各進
官號軍師諸葛亮曰黃忠名望本非關張馬超
之倫也今張馬在近親見其功猶可喻指關遙
聞之恐必不悅先主曰吾自解之

時關羽自江陵圍曹仁於樊城遣前部司馬捷為
費詩拜假節羽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
不肯受拜詩謂曰昔蕭曹與高祖幼舊陳韓亡
命後至論其班爵韓最居上未聞蕭曹以此為
怨今王以一時之功隆崇於漢升意之輕重寧
當與君侯齊乎王君侯譬猶一體禍福同之愚
謂君臣不宜計官號之高下爵位之多少也羽

即受拜初羽聞馬超來降素非知故書與諸葛亮問其人才亮知羽忌前答曰孟起黥彭之徒一世之桀當與益德並驅爭先猶不如髯之絕倫也羽省書忻悅以示賓客羽美鬚髭故亮稱云髯也

羽臂嘗中流矢每天陰疼痛醫言矢鋒有毒須破臂刮毒患乃可除羽即伸臂使治時適會客臂血流離盈於盤器而羽引酒割炙言笑自若

魏王遣左將軍于禁督軍三萬人救樊漢水暴長皆為羽所獲又殺魏將龐德威震華夏魏王議徙許都以避其銳而孫權襲江陵將軍傅士仁南郡太守糜芳降吳羽久不拔城魏右將軍徐晃救樊羽退還遂為孫權所殺吳盡取荊州以劉璋為益州牧任穉歸

是歲尚書令法正卒謚曰翼侯以尚書劉巴為尚書令

二十五年春正月魏武王薨嗣王丕即位改元延康蜀傳聞漢帝見害先主乃發喪制服追謚曰

孝愍皇帝所在並言衆瑞故議卽陽泉亭侯劉
豹青衣侯向舉偏將軍張裔黃權司馬屬殷純
別駕趙祚治中楊洪從事祭酒何宗議曹從事
杜瓊勸學從事張爽尹默譙周等上河洛符驗
孔子所甄水赤三日德昌九世會備合為帝際
洛寶書號命曰天度帝道備稱皇又言周羣父
未亡時數言西南有黃氣立數十丈而景雲祥
風從璇璣下來應之如圖書必有天子出方今
大王應際而生與神合契願速卽洪業以寧海
內先主未許冬魏王丕卽皇帝位改元黃初漢
獻帝遜位為山陽公

章武元年魏黃初二年也春大傳許靖安漢將軍
糜竺軍師將軍諸葛亮太常頗為先錄勳黃權
少府王謀等乃勸先主紹漢絕統卽帝號先主
不許亮進曰昔吳漢耿弇等勸世祖世祖辭讓
耿純進曰天下英雄喁喁冀有所望若不從議
者士大夫各歸求主無從公也世祖感之今曹
氏篡漢天下無主大王紹世而起乃其宜也士

大夫隨大王久勤苦者亦欲望尺寸之功如純
言耳先主乃從之亮與博上許慈議即孟光建
立禮儀擇令辰費詩上疏曰殿下以曹操父子
逼主篡位故乃羈旅萬里糾合士衆將以討賊
今大敵未克而先自立恐人心疑惑昔高祖與
楚約先破秦者王及屠咸陽獲子嬰猶推讓况
今殿下未出門便欲自立愚臣誠不為殿下取
也朝廷左遷詩部永昌從事

夏四月丙午先主即帝位大赦改元章武以諸葛
亮為丞相假節錄尚書許靖為右司徒張飛車
騎將軍領司隸校尉進封西鄉侯馬超驃騎將
軍領涼州刺史封糜鄉侯北督臨沮偏將軍吳
懿為關中都督進魏延鎮北將軍李嚴輔漢將
軍襄陽馬良為侍中楊儀為尚書蜀郡何宗為
鴻臚立宗廟祫祭高皇帝世祖光武皇帝
五月辛巳立皇后吳氏吳懿妹劉璋兄瑁妻也子
禪為皇太子

六月立子永為魯王理為梁王

先主將東征以復關羽之耻命張飛率巴西萬兵
將會江州飛帳下將張達范疆殺飛持其首奔
吳初飛羽勇冠三國俱稱萬人之敵羽善待小
人而驕士大夫飛愛敬君子而不卹小人是以
皆敗先主常戒之曰卿刑殺過差鞭撻健兒令
在左右此取禍之道飛不悟故敗先主聞飛營
軍都督之有表也曰噫飛死矣命丞相亮領司
隸校尉

秋七月先主東伐羣臣多諫不納廣漢秦宓上陳
天時必無其利先主怒繫之于理

孫權送書請和先主不聽吳將陸議李異劉阿等
軍至秭歸左右領軍南郡馮習陳留吳班自建
平攻破異等軍次秭歸武陵五溪蠻夷遣使請
兵

二年春正月先主軍秭歸吳班陳畿等水軍屯夷
陵夾江東西岸

二月將進黃權諫曰吳人悍戰而水軍泝流進易
退難臣請為先驅以當寇陛下宜為後鎮先主

不從以權為鎮北將軍督江北軍先主連營稍前軍於夷道猗亭遣侍中馬良經佷山安慰五溪蠻夷

夏六月黃氣見自秭歸十餘里中廣十餘丈後十數日與吳人戰先主敗績馮習及將張南皆死先主歎曰吾之敗天也委舟舫由步道還魚復將軍義陽傅彤為殿後兵衆死盡彤氣益烈吳將喻令降彤罵曰吳狗何有漢將軍降者遂戰死從事祭酒程縱等奔江退衆曰後追以至宜解舫輕行縱曰吾在軍未習為敵之走况從天子乎亦見殺

黃權偏軍孤絕遂北降魏李異劉阿等墮躡先主屯南山

先主改魚復曰永安丞相亮聞而歎曰法孝直若在則能制主上使不東行既復東行必不傾危矣

八月司徒靖卒

是歲驃騎將軍馬超亦卒臨沒上疏曰臣宗門二

百餘口為孟德所誅略盡唯從弟岱當為微宗
血食之繫深託陛下岱官至平北將軍拜彤子
食左右即將

冬十月詔丞相亮營南北郊於成都孫權聞先主
在白帝甚懼遣使請和先主使大中大夫南陽
宗瑋報命

十有一月先主寢疾

十有二月漢嘉太守黃元素亮所不善聞先主疾
病慮有後患舉郡拒守

三年春正月召丞相亮於成都詔亮省疾於永安
元燒臨邛城治中從事楊洪啓太子遣將軍陳
留鄭綽由青衣水伐元滅之

二月亮至永安先主謂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
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
自取亮涕泣對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効忠貞
之節繼之以死先主又為詔勅太子曰汝與丞
相從事事之如父亮與尚書令李嚴並受寄託
夏四月先主殂於永安宮時年六十三亮表後主

曰大行皇帝邁仁樹德覆育無疆昊天不弔今
月二十四日奄忽升遐臣妾號咷如喪考妣乃
願遺詔事惟太宗百寮發哀三日除服到葬復
服其郡國守相令長丞尉三日除服五月梓宮
至成都謚曰昭烈皇帝秋八月葬惠陵

誤曰漢末大亂雄桀並起若董卓呂布二袁韓馬
張楊劉表之徒魚州連郡衆踰萬計叱咤之間
皆自謂漢祖可踵柏文易邁而魏武神武幹略
戡屠盪盡於時先主名微人鮮而能龍興鳳舉

伯豫君徐假翼荆楚翻飛梁益之地亮胤漢祚
而吳魏與之鼎峙非英才命世孰克如之然必
以曹氏替漢宜扶信順以明至公還乎名號為
義士所非及其寄死托孤於諸葛亮而心神無
貳陳子以為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軌也

華陽國志卷之七

晉散騎常侍導江常璩道將撰

明始孰古繁李一公闇生甫考訂

滇昆明 苗裔昌心印甫

關中 胡希舜願玄甫

雲間 朱長芳幼馨甫

楚晴川 王 袵章甫父

南州 李曰輔元卿而全梓

關中後學胡廷器含素甫校
成都後學賀登瀛南之甫校

劉後主志

後主諱禪字公嗣先主太子甘夫人所生也襲位時年十七

建興元年夏五月後主即位尊皇后吳氏曰皇太后大赦改元於魏黃初四年吳黃武二年也

立皇后張氏車騎將軍張飛女也封丞相亮武鄉侯中護軍李嚴假節加光祿勳封都鄉侯督永安事
中軍師衛尉魯國劉琰亦都鄉侯中護軍趙雲江州都督費觀屯騎校尉丞相長史王連中部督襄陽向寵及魏延吳懿皆封都亭侯楊洪王謀等關內侯

南中諸郡並叛亂亮以新遭大喪未便加兵遣尚書南陽鄧芝固好於吳吳王孫權曰吾誠願與蜀和親但主幼國小慮不自存芝對曰吳蜀二國之地吳有三江之阻蜀有重險之固大王命世之英諸葛亮一時之傑合此二長共為唇齒進可兼并天下退可鼎足而峙大王如臣服於魏魏則上望大王入朝其次求太子入侍若其不從則奉辭伐叛蜀必順流見可而進如此江

南之地非復大王之有也吳王大悅與蜀和報
使聘歲通芝後累往權曰若滅魏之後二主分
治不亦樂乎芝對曰滅魏之後大王未深識天
命者戰爭方始耳權曰君之誠懇乃至於此書
與亮曰丁宏張陰化不實和今二國惟有鄧
芝

二年丞相亮開府領益州牧事無巨細咸決於亮
亮乃撫百姓示儀執約官職從權制盡忠益時
者雖難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
者雖重必釋遊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
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究其本循名
責實虛偽不齒終乎封域之內畏而愛之刑政
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勸戒明也

辟尚書郎蔣琬及廣漢李邵巴西馬勲為掾南陽
宗預為主簿皆德舉也秦宓為別駕魏為王梁
為功曹梓潼杜微為主簿皆州俊彥也而江夏
費禕南郡董允郭攸之始為侍郎贊揚日月
吳遣中郎將張溫來聘報鄧芝也將返命百官餞

烏惟寔未往亮累催之温問曰彼何人也亮曰
益州學士者也及至温問寔曰君學乎答曰五
尺童子皆學何況小人温曰天有頭乎在何方
也寔曰詩云乃眷西顧知其在西又曰天有耳
乎寔曰詩不云乎鶴鳴九臯聲聞於天若無其
耳何以聽之又曰天有足乎曰詩不曰乎天步
艱難之子不猶若其無足何以步之又曰天有
姓乎曰姓劉何以知之曰其子姓劉又曰日生
於東乎曰雖生於東終沒於西答問如響之應
聲温大敬服寔亦尋遷右中郎將長水校尉大
司農

二年春長水校尉廖立坐謗訕朝廷改徙汝山立
自荊州與龐統並見知而性傲侮後更冗散怨
望故致黜廢

三月亮南征四郡以弘農太守楊儀為叅軍從行
步兵校尉襄陽向朗為長史統留府事

秋南中平軍資所出國以富饒

冬亮還至漢陽與魏降人李鴻相見說新城太守

孟達委仰於亮無已亮方北圖欲招達為外援
謂叅軍蔣琬從事費詩曰歸當有書與子度相
聞對曰孟達小子昔事振威不忠後奉先帝背
叛反覆之人何足與書亮不荅詩數率意而言
故凌遲於世

十有二月亮至群官皆道迎而亮命侍即費禕叅
乘禕官小年幼衆士於是莫不易觀

四年永安都護李嚴還督江州城巴都大城以征
西將軍汝南陳到督永安封亭侯

是歲魏文帝崩明帝立

五年魏太和元年也春丞相亮將北伐上疏曰今

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

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咸

追先帝之遇欲報之陛下也先帝以臣謹慎故

臨崩寄臣以大事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故五月

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帥將

三軍北平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奸凶克復漢室

還子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於陛下願陛

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不効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陛下亦宜自謀諮諏善道察納雅言不宜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又曰親賢臣遠小人先漢所以興隆昵小人疎君子後漢所以傾覆侍中郭攸之費禕侍郎董允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斟酌規益進盡忠言則其任也宮省之事悉以諮之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也

以尚書南陽陳震為中書令治中張裔為留府長史與參軍蔣公琰知居府事

二月亮出屯漢中營沔北陽平右馬以鎮北將軍魏延為司馬

五年春丞相亮揚聲由斜谷道取郿使鎮東將軍趙雲中監軍鄧芝據箕谷為疑軍魏大將軍曹真舉衆當之亮身率大衆攻祁山賞罰肅而號令明天水南安安定三郡叛魏應亮關中響震魏明帝西鎮長安命張郃拒亮亮使參軍襄陽馬謖裨將軍巴西王平及張洸李盛黃襲等在

前違亮節度為郿所破平獨歛衆為疑而雲芝

亦不利亮拔將西縣千餘家還漢中戮謾及沐
盛以謝衆奪襲兵貶雲秩長史向朗以不時減
否免罷超遷平叅軍進位討寇將軍封亭侯統
軍

六年亮上疏曰臣以弱才叨竊非據親秉旄鉞以
厲三軍不能訓章明法臨事而懼至有街亭違
令之闕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臣授任無方
春秋責帥職臣是當請自貶三等以督厥咎於
是以亮為右將軍行丞相事辟天水姜維為倉
曹掾加奉義將軍封當陽亭侯亮書與長史張
裔叅軍蔣琬稱維曰姜伯約西州上士馬季常
李永南不如也

冬亮復出散關圍陳倉糧盡還魏將王雙追亮亮
合戰斬雙

七年春丞相亮遣護軍陳戒攻武都陰平魏雍州
刺史郭淮出將擊戒亮自至建威淮退遂平二
郡

後主詔策亮曰街亭之敗咎由馬謖而君引愆深

白抑損重遣君意聽順所守前年耀師馘斬王
雙今歲授征郭淮遯走降集氏羗興復二郡威
震凶暴功勳赫然復君丞相君其無辭

夏四月吳主孫權稱尊遣衛尉陳震慶問吳與蜀
約分天下

冬城漢樂

八年春丞相亮以參軍楊儀為長史加綏遠將軍
遷姜維護軍征西將軍

秋魏大將軍司馬宣王由西城征西車騎將軍張

郃由子午大司馬曹真由斜谷三道將攻漢中

丞相亮軍城固表進江州都護李嚴驃騎將軍

將二萬人赴漢中嚴初求以五郡為巴州書告

亮言魏大臣陳群司馬懿並開府亮乃加嚴中

都護以嚴子豐為江州都督大雨道絕真等還

丞相亮以當西北征因留嚴漢中署留府事嚴

改名平

丞相司馬魏延將軍吳懿西入羗中大破魏後將
軍費曜雍州刺史郭淮于陽溪延遷前軍師鎮

西將軍封南鄭侯懿左將軍高陽鄉侯徙魯王
永為甘陵王梁王理為安平王皆以魯梁在吳
分故也

九年春丞相亮復出圍祁山始以木牛運叅軍王
平守南圍司馬宣王拒亮張郃拒平亮慮糧運
不繼設三策告都護李平曰上計斷其後道中
計與之持久下計還住黃土時宣王等糧亦盡
盛夏雨水平恐運漕不給書白亮宜振旅

夏六月亮承平招引退張郃至青封交戰為亮所
殺

秋八月亮還漢中平懼亮以運不辦見責欲殺督
運領岑述驚問亮何故來還又表後主言亮偽
退亮怒表廢平為民徙梓潼奪平子豐兵以為
從事中即與長史蔣琬共知居府事時費禕為
司馬也

十年春丞相亮休士勸農車騎將軍劉琰典軍師
魏延不和還成都

秋旱亮練兵講武

十一年魏青龍元年也丞相亮治斜谷閣運糧谷口

十二年春丞相亮以流馬運從斜谷道出武功據五丈原與司馬宣王宜對於渭南亮每患糧不繼使志不伸乃分兵屯田為久住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百姓安堵軍無私焉

秋八月亮疾病卒於軍時年五十四還葬漢中定軍山塚足容棺歛以時服謚曰忠武侯鎮西大將軍魏延與長史楊儀素不和亮既恃延勇猛

又惜儀籌畫不能偏有所廢常恨之為作甘肅論二子不感延常舉刃擬儀涕淚交流惟護軍費禕和斛中間終亮之世盡其器用儀欲案亮成規將喪引退使延斷後姜維次之延怒舉軍先歸南鄭各相表反留府長史蔣琬侍中董允保楊儀疑延延逆欲擊儀儀遣平北將軍馬岱討滅延延自以武幹常求將數萬別行依韓信故事亮不許以亮為怯及儀將退使費禕造延延曰公雖亡吾見在當率眾擊賊豈可以一人

亡廢國家大事乎使禕報儀不可故欲計儀儀
率諸軍還成都大赦以吳懿為車騎將軍假節
督漢中事初亮密表後主以儀性狷狹狡若臣不
幸可以蔣琬代臣於是以琬為尚書令總統國
事以儀為中軍師司馬費禕為後軍師征西姜
維為右監軍補漢將軍鄧芝前軍師領兗州刺
史張翼前領軍並典軍政

廖立在汶山聞亮卒垂泣曰吾終為左社矣李平
亦發病死初立平為亮所廢安奄沒齒當與亮
當自補復策後人不能故感憤焉

十三年拜尚書令蔣琬為大將軍領益州刺史以
費禕為尚書令時新喪元帥遠近危悚琬超登
大位既無戚容又無喜色衆望漸服侍郎董允
兼虎賁中郎將統宿衛兵軍師楊儀自以年官
在琬前雖同為參軍長史已常征伐勤苦更處
琬下書怨望謂費禕曰公王際吾當舉衆降魏
處世寧當落度如此邪

禕表其言廢徙漢嘉儀又上書激切遂行儀重辟

吳以亮之卒也增巴丘守萬人蜀亦益白帝軍右中郎宗預使吳吳主曰東之與西共為一家何以益白帝守預對曰東增巴丘之戍蜀益白帝之兵俱事勢宜然不足以相問也

十四年夏四月後主西巡至湔山登坂觀汶川之流武都氐王符健請降將軍張尉迎之過期不至大將軍琬憂之牙門將巴西張嶷曰健求附款至必無返滯聞健弟佼不能同功各將車離是以犛耳健弟果叛就魏健率四百家隨尉居

廣都縣

十五年魏景初元年也

夏六月皇后張氏薨謚曰敬哀

是歲車騎將軍吳懿卒以後典軍安漢將軍王平領漢中太守代懿督漢中事

懿從弟班漢大將軍何進官屬吳匡之子也名常亞懿官至驃騎將軍持節鄉侯時南郡輔匡光弼零陵劉邕南和官亦至鎮南將軍潁川袁琳南郡高翔至大將軍淋征西將軍

延熙元年春正月立皇后張氏敬襄皇后妹也大赦改元立子璿為太子璠為安定王以典學從事巴西譙周為太子家令梓潼事誤為僕射皆名儒也

冬十二月大將軍琬出屯漢中更拜王平以前護軍署大將軍府事尚書僕射李福為前監軍領大將軍司馬

延熙二年春三月進大將軍琬大司馬開府辟治中從事犍為楊義為東曹掾義性簡琬與言時不應答羣吏以為慢琬曰夫人心不同各如其面從後言古人所戒義欲贊吾是耶則非本心欲反吾言也則顯吾之非是以嘿然此義之快也

督農楊敏常毀琬作事憤憤誠非前人也或以白琬琬曰吾信不如前人主者白乞問憤憤狀琬曰苟其不如則憤憤矣復問何也後敏坐事下獄人以為必死琬心無適莫是以上下輯睦歸仰於琬蜀猶稱治

輔漢將軍姜維領大司馬是歲西征入羗中魏明
帝崩齊王即位延熙三年魏正始元年也
安南將軍馬忠率越雋太守張嶷平越雋郡
四年冬十月尚書令費禕至漢中與大司馬琬諮
論事計歲盡還

五年春正月姜維還屯涪縣大司馬琬以丞相亮
歿入秦川不克欲順沔東下征三郡朝臣咸以
為不可安南將軍馬忠自建寧還朝因至漢中
宣詔旨於琬琬亦連疾勅輟計遷忠鎮南大將

軍封彭鄉侯

六年大司馬琬上疏曰臣既闇弱加嬰疾疢奉辭
六年規方無成夙夜憂慘今魏跨帶九州除之
未易如東西犄角但當蠶食然吳期二三連不
克果輒與費禕馬忠議以為涼州胡塞之要宜
以姜維為涼州刺史銜持河右今涪水陸四通
惟急是赴東北之便應之不難

冬十月琬還鎮涪以王平為鎮北大將軍督漢中
事姜維鎮西大將軍涼州刺史

十有一月大赦遷尚書令費禕大將軍錄尚書事
就遷江州都督鄧芝車騎將軍

七年閏月魏大將軍曹爽征西將軍夏侯玄征蜀
王平白與護軍零陵劉敏距興勢圍以大司馬
琬疾病假大將軍禕節率軍自成都赴漢中旌
旗啓路馬人擐甲羽檄交馳嚴鼓將發光祿大
夫義陽來敏求共圍碁意博奕色守自若
敏曰聊試君耳君信可人必能解賊者也比至
六等退命鎮南大將軍馮忠守尚書事夏四月

安平王卒子胤嗣

秋九月禕還大司馬琬以病固讓州職於費禕一版董

允於是禕加大將軍領益州刺史允加輔國將

軍守尚書令允立朝正色處中上則匡主下帥

群司於時蜀人以諸葛亮蔣費及允為四相一

號四英宦人黃皓便僻佞慧畏允不敢為非後

主欲掾擇允曰妃后之數不可過十二允嘗與

典軍義陽胡濟大將軍禕共期遊宴命駕將出

即中襄陽董恢造允修敬自以官卑少行求索

去允曰本所以出者欲同與好遊談耳君以自
屈方展闊積舍此就彼非所謂也命解驂止駕
允之下士接物皆此類也君子以為有周公之
德

八年秋皇太后吳氏薨謚曰穆

冬十有一月大將軍禕行軍漢中

九年夏六月禕還成都

秋大赦司農孟光衆責禕曰夫赦者偏枯之物非
明世之所宜有也今主上賢仁百寮稱職有何

旦夕之急數施非常之恩以惠奸軌之惡上犯
天時下違人理豈具瞻之高美所望於明德哉
禕但顧謝焉初丞相亮時有言公惜赦者亮答
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為
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啓
告治亂之道備嘗不語赦也若景升季玉父子
歲歲赦宥何益於治故亮時軍旅屢興赦不妄
下也自亮歿後茲制遂虧

蜀初關三司之位以待天下賢人其卿士皆勲德

融茂太常杜瓊學通行修衛尉陳震忠惇篤粹
孟光亮直著聞皆良幹也但光好拍擗利病大

長秋南陽許慈普記闕性光祿來敏

舉措不慎失勢事者拍當世美名不及特進大

常廣漢鍾承光祿勳河東裴雋也其朝臣尚書

巴西司學義楊胡溥僕射巴西姚佃侍中汝南

陳祗並讚事業以故丞相長史向朗為左將軍

朗自去長史優遊無事乃鳩合經籍開門誘士

講論古義不豫世務是以上自執事下及童冠

莫不宗敬焉

冬十有一月大司馬琬卒謚曰恭侯中書令董允

亦卒超遷蜀郡太守南陽呂乂為尚書令進姜

維為衛將軍與大將軍禕並錄尚書事維出隴

西與魏將軍郭淮夏侯霸戰尅之

十年涼州胡王白虎文治無戴等率眾降衛將軍

維徙之繁縣

汶山平康夷反維復討平之過見廖立意氣自若

維還假節

十一年鎮北將軍王平卒以中監軍胡濟為驃騎
將軍假節領兗州刺史代平督漢中事平始出
軍武不大知書性警朗有思理與馬忠並垂事
績平同郡勾扶亦果壯亞平官至右將軍封宕
渠侯後張翼與襄陽廖化並為大將故時人為
語曰前有何勾後有張廖平本養外家何氏後
復姓

夏五月大將軍禕出屯漢中

十二年魏嘉平元年也魏誅大將軍曹爽右將軍

夏侯霸來降淵子也拜車騎將軍

四月大赦

秋衛將軍維出雍州不克將軍勾安李韶降魏

十三年衛將軍維復出西平不克而還

十五年吳主孫權薨子亮立來告赴之如古義也

立子琮為西河王

命大將軍禕開府

尚書令呂乂卒以侍中陳祗守尚書令加鎮軍將

軍

十六年春正月朔魏降人郭脩因賀會手刃殺大將軍費禕於漢壽謚曰敬侯禕當國名略與蔣琬比而任業相繼雖典戎於外慶賞刑威咸咨於已承諸葛之成規因循不革故能邦家和自禕歿後闡宦並權衛將軍維自負才兼文武加練西方風俗謂自隴以西可制而有禕常裁制至是無憚禕屢出師旅功績不立政刑失錯矣四月維將數萬攻南安魏雍州刺史陳泰搃之維糧盡還

十七年魏正元元年也

春衛將軍維督中外軍事大赦

夏六月維復出隴西狄道長李簡舉縣降維圍襄武魏大將徐質搃之維拔狄道河間臨洮三縣民入蜀居於綿竹及繁

是歲魏帝齊王廢高貴鄉公卽祚

十八年春衛將軍維復議出征征西大將軍張翼廷爭以國小不宜黷武維不聽

夏率車騎將軍夏侯霸及翼出狄道大破魏雍州

刺史王經于洮西經衆死，殺萬經，退保狄道城。翼曰：可矣，不宜進，或毀此，成功為蛇。盡是維必進。魏征西將軍陳泰、掾狄道維退，駐鍾題。十九年，魏甘露元年也。

春，進衛將軍姜維為大將軍。

秋八月，維復出天水，至上邽鎮西。大將軍胡濟失期不至，大為魏將鄧艾所破，死者衆。士庶由是怨維，而隴以西亦無寧歲。

冬，維還，謝過引負，求自貶削。於是，以維為後將軍、行大將軍。

立子璜為新平王。大赦。

二十年春，大赦。魏征東大將軍諸葛誕以淮南叛，連吳魏，分關中兵東下。後將軍姜維復從駱谷出，長城軍芒水與魏大將司馬望、鄧艾相持。

景耀元年，維以誕破退，還成都，復拜大將軍。

史官言：景星見，大赦，改元。

宦人黃皓與尚書令陳祗相表裏，始豫政。皓自黃門丞至今年，為奉車騎、尉中常侍。

姜維雖班在祇右權任不如蜀人無不追思董允者時兵車久駕百姓疲弊太中大夫譙周著仇國論言可為文王難為漢祖人莫察焉

征北大將軍宗預自永安徵拜鎮南將軍領兗州刺史以襄陽羅憲為鎮軍督永安事

吳大臣廢其主亮立孫休來告難如同盟也大將軍維議以為漢中錯守諸圍適可禦敵不獲大利不若退據漢樂二城積穀堅壁聽敵入平且重關鎮守以御大敵功關不克野無散穀千里懸糧自然疲退此殄敵之術也於是督漢中

胡濟却守漢壽監軍王舍守樂城護軍蔣舒守漢城又於西安建威武衛石門武城建昌臨遠皆立圍守

二年夏六月立子諶為北地王恂為新興王虔為上黨王

以征西張翼為左車騎將軍領冀州刺史廣武督廖化為右車騎將軍領并州刺史時南郡關宇為右衛大將軍

秋八月丙子領中護軍陳祗卒謚曰忠侯祗在朝
上希主指下接閣宦後主甚善焉以僕射南鄉
侯董厥為尚書令

三年魏景初元年也

秋九月追謚故前將軍關羽曰壯繆侯車騎將軍
張飛曰桓侯驃騎將軍馬超曰威侯軍師龐統
曰靖侯後將軍黃忠曰剛侯

是歲魏帝高貴鄉公卒常道鄉公即帝位
四年春三月追謚故鎮軍趙雲曰順平侯

十月大赦拜丞相亮子武鄉侯瞻中都護衛將
軍遷董厥輔國大將軍與瞻輔政以侍中義楊
樊建守尚書令自瞻厥用事黃皓秉權無能正
矯者惟建特不與皓和好往來而秘書令河南
郗正與皓比屋周旋皓從微至著既不憎正又
不愛之官不過六百石常免於憂患

五年春正月西河王琮卒

大將軍維惡皓之恣擅啓後主欲殺之後主曰皓
趨走小臣耳往者董允切齒吾常恨之君何足

介意維本羈旋自託而功效無稱見皓枝附葉
連懼於失言遜辭而出後主勅皓詣維陳謝維
誘皓求沓中種麥以避內逼皓承白後主秋維
出侯和為魏將鄧艾所破還駐沓中皓協比閻
宇欲廢維樹宇故維懼不敢還

六年春魏相國晉文王命征南將軍鄧艾鎮西將
軍鍾會雍州刺史諸葛緒益州刺史師纂五道
代蜀大將軍姜維表後主求遣左右車騎張翼
廖化督諸軍分護陽安關口及陰平橋頭黃皓
信巫鬼謂敵不來啓後主寢其事羣臣不敢言
夏艾將入沓中會將向駱谷蜀方聞之遣張翼董
厥為陽安關外助廖化為維援繼大赦改元炎
興比至陰平聞諸葛緒向建威故待月餘維為
鄧艾所推還陰平

鍾會圍樂城遣別將攻關分將蔣舒開門降督傅
僉奮戰而死

冬會以樂城不下徑長駟而前翼厥之至漢壽也
維化捨陰平還保劔閣拒會會不能尅糧運懸

遠議欲還而鄧艾由陰平景谷傍入後主又遣
都護諸葛瞻督諸軍距艾至漢涪不進尚書郎
黃崇權子也勸瞻速行固險無令敵得入坪言
至流涕瞻不從前鋒已破艾徑至涪瞻退保綿
竹支書誘瞻曰若降者必表封琅耶王瞻怒殺
艾使戰於綿竹瞻軍敗績瞻臨陣死崇及羽林
督李球尚書張遵皆必死沒命瞻長子尚歎曰
父子荷恩不早斬黃皓以致敗國殄民用生何
為乃駟馬赴魏軍而死

百姓聞艾入坪驚迸山野後主會群臣議欲南入
七郡或欲奔吳光祿大夫譙周勸降魏魏必裂
土封後主後主從之遣侍中張紹駙馬都尉鄧
良齋璽綬奉牋詣艾降北地王譙恚憤殺妻子
而後自殺

艾至成都後主舉觀面縛銜璧迎之艾親釋其縛
受其璧焚其櫬承制拜驃騎將軍使止其官執
黃皓將殺之受賂而赦之諸圍守皆奉後主勅
令乃下姜維未知後主降謂且固城素與執政

者不平欲使其知衛敵之難而後逞志乃迴由巴西出鄴五城會被後主手令乃投戈釋甲詣鍾會降於涪軍士莫不奮擊以刃斫石

明年春正月會構艾檻車見徵會圖異計竒維雄勇還其節蓋本兵謂長史杜預曰姜伯約比中州名士夏侯太初諸葛公休不如也鄧艾亦謂蜀人曰姜維雄兒也會到維出同車坐同席將至成都自稱益州牧以叛恃維為爪牙欲遣維為前將軍伐中國維既失策又知會志廣教會

誅北諸將諸將既死除欲殺會盡坑魏兵還後主密書通後主曰願陛下忍數日之辱臣欲使社稷危而復安日月幽而復明魏太后崩會命將發喪因欲誅之諸將半入而南安太守胡烈等知其謀燒成都東門以襲殺會及維張翼後主太子璿等軍衆抄掠數日乃定

三月後主舉家東遷洛陽

丁亥封安樂縣公食邑萬戶賜絹萬疋奴婢百人他物稱此兄弟子孫為郡都尉侯者五十餘人

以譙周全國齊民封城陽亭侯秘書令郗正舍
妻子隨侍後主相導威儀封關內侯於是尚書
令樊建殿中督張通侍中張紹亦封侯劉氏凡
得蜀五十年正稱尊號四十二年

蜀郡太守王崇論後主曰昔世祖內資神武之主
才外拔四屯之奇將猶勤而獲濟然乃登天衢
車不輟駕坐不安席非淵明弘鑒則中興之業
何容易哉後主不常之君雖有一亮之經緯內
無肯附之謀外無爪牙之將焉可苞括天下也

又曰鄧艾以疲兵二萬溢出江岷姜維舉十萬
之師案道南歸艾為成禽禽矣已訖復還拒會
則蜀之存亡未可量也乃迴道之巴遠至五城
使艾輕進徑及成都兵分家滅已自招之然以
鍾會之智略稱為子房姜維陷之莫至尅捷籌
策相應優劣惜哉愚以為維徒能謀一會不慮
窮兵十萬難為制御美意播越矣

誤曰諸葛亮雖資英霸之能而主非中興之器欲
以區區之蜀假已廢之命北吞強魏抗衡上國

不亦難哉似宋襄求霸者乎然亮政修民理威
武外振爰迄琬禕遵修弗革攝乎大國之間以
弱為強猶可自保姜維言非亮匹志繼洪軌民
嫌其勞家國亦喪矣